1. 聽命於偶像的奴隸都是心甘情願的。他必定是心甘情願，才會讓自己在缺乏生命的偶像面前匍匐敬拜，並往無力之處找尋力量。神聖的上主之子到底怎麼了，竟會想要這樣的東西；讓自己跌得比地下的石子還低，然後再冀求這些偶像會抬舉自己？所以，聽聽你在夢中編造的故事吧，然後問問自己是否相信了那不只是個夢。

2. 一個論斷之夢進入了上主創造得與祂一般完美的心靈。在那夢中，天堂變成了地獄，而上主成了聖子的敵人。上主之子該如何從這樣的夢中醒來？那是個論斷之夢。因此，他也得放下論斷，才能醒來。假使他參與其中，夢境就好似仍會持續。不要論斷，因為喜好論斷的人需要偶像，它們能防止他的論斷落到自己身上。而他也無從認識受他譴責的自性。不要論斷，因為當你這麼做的時候，就把自己變成了邪惡夢境的一部份，在那兒，偶像成了你的「真實」身份，若想由論斷中解脫，只得乞靈於驚恐和自我定罪。

3. 夢中的角色全是偶像，它們是造來將你由夢中解救出來的。但它們卻是它們要將你救**出**的夢境中的一部份。因此，偶像便使夢境顯得既鮮活而又可怖，畢竟，除了活在驚恐與絕望之中的人以外，還有誰會想要偶像？而這就是它所代表的情緒，所以膜拜偶像就是在膜拜絕望與驚恐，乃至衍生出兩者的夢境。論斷上主之子是不義的，誰論斷了上主之子，誰就逃脫不了他在自己營造的夢裡所受的自我懲罰；這，**才是**正義。上主知道的只有正義，而非懲罰。但你在論斷之夢中發動了攻擊，也遭受了譴責；你寧願成為偶像的奴隸，它們被安插在你的論斷和它所帶來的懲罰之間。

4. 你所營造的夢裡是找不到救恩的。因為偶像必定是它的一部份，為的是要把你從你自以為做出的事中解救出來，這些事使你感到罪咎，並熄滅了你內在光明。孩子，光明還在。你只是在做夢罷了，那些偶像都是你夢裡的玩具。除了孩子之外，誰還會需要玩具？他們假裝自己統領了這個世界，又給了玩具移動自如的能力，讓它們為自己思想、說話、感知、和發言。然而，這些玩具好似做出的一切都發生在搬弄玩具的孩子心裡。但他們努力忘卻是自己營造了夢境，這使得夢中的玩具顯得無比真實。他們認不出玩具的渴望乃是他們自己的渴望。

5. 噩夢是極為幼稚的。玩具攻擊了小孩，他以為自己將它們變成了真實。然而，夢豈能攻擊？玩具豈能變得巨大、危險、兇惡、瘋狂？孩子相信了這些，因為他懼怕自己的念頭，便把它們轉嫁給了玩具。所以它們的真實性成了他自己的真實性，因為它們似乎能將他由自己的念頭中拯救出來。但它們恰恰將他的念頭變得既鮮活而又真實，這些念頭好似在他之外，因著他的背叛，便掉過頭來對他發動攻擊。他以為他需要它們，以便逃脫自己的念頭，因為他把這些念頭當真了。所以，任何東西都被他當成了玩具，以便讓自己的世界呈現在外，並假裝自己不過是這個世界的一部份。

6. 總有那麼一天，童年該得過去，並且一逝不返。不要再試著留住兒時的玩具了。把它們全放一邊去吧，因為你已不再需要它們了。論斷之夢是場童年的遊戲，其中，孩子成了父親；他力大無比，卻只有孩子的一點兒智慧。傷害了他的，便予以毀滅；幫助了他的，便給予祝福。只不過，他是以孩子的方式加以論斷，他不曉得帶來傷害的是什麼，而帶來療癒的又是什麼。壞事似乎會發生，他害怕一切世間的混亂，而他以為他所營造的法則掌理著這個世界。然而，他雖把這個世界當真，真實世界卻不受其影響。他雖不了解真實世界的法則，但這些法則卻從未改變。

7. 真實世界依舊是個夢。不同的是，夢中的角色改變了。他們不再被視為是不稱職的偶像。在這個夢裡，沒有誰被用來取代另外的事物，也沒有誰被拿來安插在心靈思維的念頭和它所見到的事物之間。沒有誰會被當成他所不是之物來加以利用，因為那些幼稚的東西都被放在了一邊。過去的論斷之夢如今變成了喜樂之夢，它的裡裡外外都是喜悅，因為那就是它所有的目的。只有寬恕之夢得以進入，因為時光即將成為過去。而你也會將進入夢中的這些形式視為自己的弟兄，你會待之以愛，而非論斷。

8. 寬恕之夢毋需持續。它們的目的不是為了將心靈和心靈思維的念頭分開。它們也不會試圖證明眼前的夢是別人做出的夢。在這些夢中，你聽得見一種令所有人都記憶猶新的旋律，雖然打洪荒之始他們就沒再聽見過它。只要徹底完成寬恕，你就一腳踏入了永恆，你會聽見天堂之歌，雖不是以你的耳，但它所伴隨的神聖卻從未離開過上主之子內心深處的那座祭壇。而當他再度聽見了這首歌，就會明白它向來都在自己的耳裡迴盪。而當你拋棄了論斷之夢，時間又到哪兒去了呢？

9. 一旦你感受到任何形式的恐懼——只要你並未感受到深沉的滿足，必有天助的篤定，乃至天堂與你同在的靜定與自信，你**就是**在恐懼——那麼你必定營造了偶像，並相信它會背叛自己。你雖希望它能救你脫離苦海，但在那底下卻埋藏了迷惑和自我背叛的罪咎和痛苦，它們是如此地苦大仇深，即便是夢也無法完全掩藏你那厄運將至的感受。自我背叛一定會引致恐懼，因為恐懼**即是**論斷，其結局必是瘋狂地尋求偶像，乃至死亡。

10. 寬恕之夢提醒了你，你安全無虞，而你也未曾攻擊自己。於是，你那幼稚的驚恐就這樣融化了，這些夢也標誌著你已走上一個全新的開始，不再試圖膜拜偶像，並留住攻擊。寬恕之夢以其無比的仁慈寬待所有夢中的角色。它們會將夢者由恐怖的夢中徹底解救出來。他並不害怕自己的論斷，畢竟他並未論斷任何人，也未曾試圖在論斷之中脫離論斷必會帶來的結果。與此同時，他一直牢記向所遺忘的一切，那時，他曾以為論斷能將他由懲罰之中解救出來。